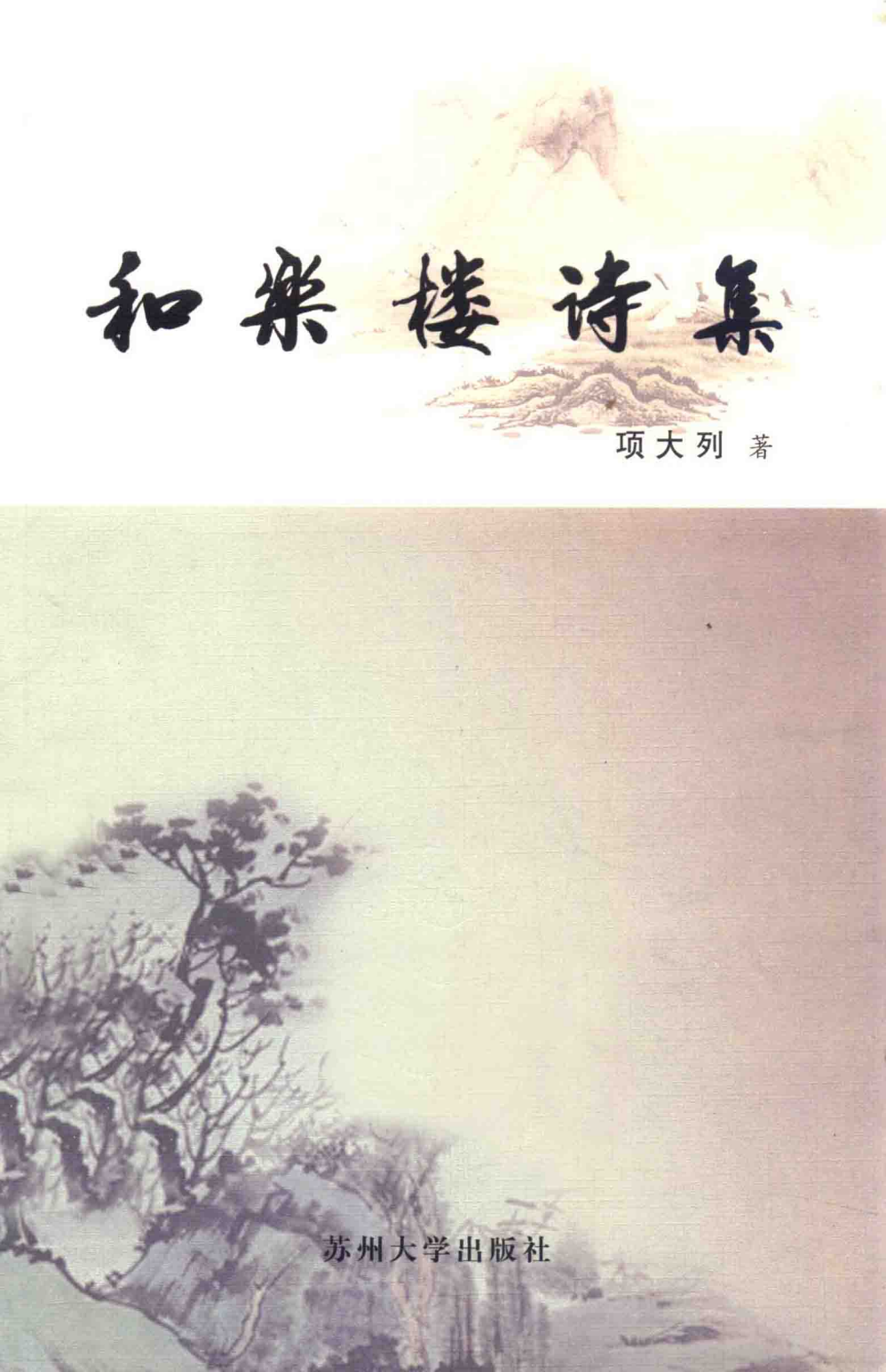




和樂樓詩集

項大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和樂樓詩集

凌雪鴻題 

項大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和乐楼诗集/项大列著.—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672-0076-0

I. ①和… II. ①项…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6586号

和乐楼诗集

项大列 著

责任编辑 倪浩文

特约编辑 陆 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苏州大元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苏州市三香路998号 邮编:215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3.75 字数10千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2-0076-0 定价:18.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和樂廬詩集

王偉林



王偉林 著名書法家、蘇州市文聯副主席

题和乐楼诗集



天堂雅韵

李文朝



李文朝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华诗词》
杂志社社长、少将

意境常新
筆有光彩

葛韶華書

葛韶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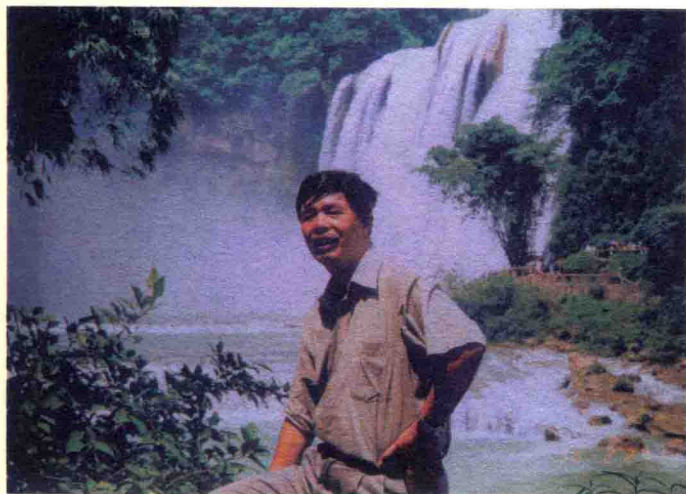
江苏省诗词协会常务副会长、
江苏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自古龙门称吕梁，仲谋后裔创新乡。
——摘自《富阳龙门古镇》
2008年9月17日摄于浙江富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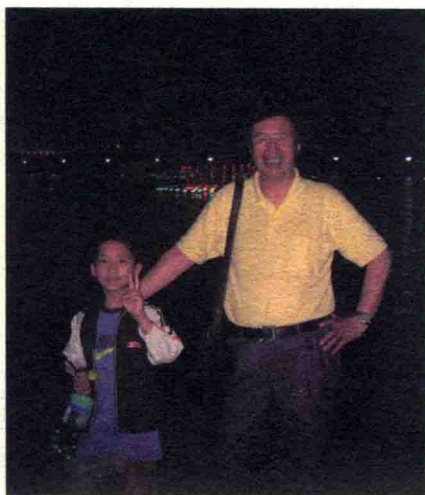
流沙五色伴驼铃，一碧弯泉映月听。
——摘自《鸣沙山 月牙泉》
1990年9月11日摄于甘肃敦煌



黄果树瀑布暖，敦煌石窟月牙凉。

——摘自《出游感怀》

2005年7月30日摄于贵州黄果树



碧波灯灿景恢弘，翠阜重楼迷梦中。

——摘自《金鸡春月夜》

2009年6月12夜摄于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



扶桑来客出江东，走访岚山秋意浓。

——摘自《谒周总理岚山诗碑》。

2002年11月28日摄于日本京都岚山



蓝天碧水海沙皓，树影椰风扑面来。

——摘自《与内子游普吉岛》

2004年12月22日摄于泰国普吉岛



天伦美酒少严亲，放鸢携孙又一轮。

——摘自《乙酉清明思父》

2008年4月11日摄于苏州桂花公园



菜蔬两岸一家人，阿里青青日月深。

——摘自《随中国蔬菜协会汪会长访台》

2009年11月22日摄于台湾日月潭



接力长征今又是，高歌一曲扫尘埃。

——摘自《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注：与作者合影的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
名誉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先知先生）

2010年9月15日摄于黑龙江大庆宾馆



自古沧浪多墨客，忧民爱国是诗人。

——摘自《沧浪诗社成立二十周年》

（注：前排中为沧浪诗社名誉社长、
原苏州市副市长、人大副主任石琪先生）

2004年5月22日摄于苏州市图书馆



展轴挑灯观字画，依然淡墨见前贤。

——摘自《题祝嘉老、彬如老为家父七十寿诞贺赠字画》

（注：照片为作者父母合影，左右字画为祝嘉、沈彬如老先生所赠，中间寿字为苏州市委统战部原部长王也六同志所书）

1991年10月1日摄于江苏太仓横泾



夺金奥运鸟巢里，揽月神舟宇宙中。

——摘自《欢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2009年3月8日摄于北京



钟声远召寒山客，难抑重游诗兴连。

——摘自《和郑伯农会长“重访寒山寺”》

（注：与作者合影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中华诗词》主编郑伯农先生）

2008年12月16日摄于苏州寒山寺



百岁吟坛风雨过，年逢盛世颂鸿谋。

——摘自《再和李文朝将军“南社百年”原玉（藏头）》

（注：照片中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社社长、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原主任李文朝将军，左为沧浪诗社魏嘉瓚社长）

2008年12月14日摄于江苏吴江



莫道人生偏苦短，真情千古伴山河。

——摘自《奉和国忠老师“题照”诗原玉》

（注：与作者合影为初中时语文老师，右为
株洲九方中学校长的张国忠先生）

2001年7月15日摄于湖南株洲



喜获先生题画诗，常常展卷品梅姿。

——摘自《和西野老赠画诗》

1991年3月摄于苏州

序一

莫砺锋

顷者，老友项大列以其诗集示予，且索序焉。

余向畏为他人文集作序，尤畏为他人之诗集作序。为人作序易致佛头着粪之讥，况诗集乎？诗者，固属世间最微妙之文本，解读已属不易，况作序乎？然余于大列之请，竟不复推辞，此非他故，自恃相交久而相知深，于其诗或不难索解也。

余髫龄随双亲移居璜泾古镇，即与大列为总角之交。余家僦居之屋，与大列家隔街对门，而此街仅宽丈许。如街头植树，则白乐天所谓“绿杨宜作两家春”者也。先君与大列之尊人同供职于供销社，时接杯酒之余欢。余二人则同学六载，于同一教室听课，亦于同一操场游戏。二人学业成绩相当，性情亦相合，遂成执友。孰知世事沧桑，命途多舛，自小学毕业后，余与大列即不复同班矣。数年后余下乡务农，大列亦进服装厂务工。余种粮而大列制衣，惟温饱之是谋，视学业若隔世事矣。岁月蹉跎，转瞬十载。高考恢复后，余与大列均以而立之年得入上庠。大列自幼能文，作文常得老师之赞赏，其入中文系就读，可谓得其所哉。余则稍长于数理，作文仅勉强成篇而已。然身不由己，几经转折，竟承乏于中文系教席。如今大列喜事吟咏，且任苏州诗词协会之常务副会长。余非诗人，然亦以研读古典诗词为业。二人始



则殊途，终则同归，岂三生石上之前缘耶！

昔唐人白乐天自编诗集，有讽喻、闲适、感伤、杂律之目。后人多谓乐天之分类欠妥，因前三目皆属题材，而后者乃体裁也。今大列之诗集，分为览胜、感事、纪念、酬唱四篇，则妥贴合理矣。览胜者，咏景也。姑苏乃东南胜地，笠泽之万顷波光，灵岩之万壑松风，皆能助人吟兴。况大列性喜山水，其游踪西至天山，东极沧溟，屐齿所及，辄有所咏。昔宗炳喜游名山，及老乃图景于室，卧以游之。读者亦可置大列之览胜篇于枕畔，以作卧游也。感事者，因事兴感而起吟兴也。吴人金圣叹曰：“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人生在世，外罹万事，内生百感，若非寄诸吟咏，何以抒其感、展其情？读大列之感事篇，事无大小而皆关乎心，情无哀乐而同归于真，益信圣叹之言乃诗界之金科玉律也。纪念者，本有二义：或逢盛事而作诗纪之，或忆故人而作诗怀之。大列之纪念篇兼此二者，斯亦韵语所写之大事记也。后人读之，或可收知人论世之效乎。酬唱者，昔人或讥为文字游戏。然揆诸诗史，此论实谬。唐人最喜酬唱者，无过于乐天。乐天初与元稹并称元白，后与刘禹锡并称刘白，此唱彼和，几无虚日。明人袁宗道称乐天为世间第一有福人，有诗友酬唱即为七福之一。宋人之喜酬唱者，无过于东坡、山谷。然通读二子诗集，酬唱诗约占三分之一，其中不乏传世名篇。尝窃思其故，盖诗乃艺术之极精微者，非经切磋琢磨，难臻高境，而酬唱即切磋诗艺之极佳途径也。况大列身为沧浪诗社之常务副社长，当高朋满座、拈题分韵之时，虽欲守默，岂可得乎！

噫！岁月如流，人生似梦。今春晤大列于吴江，执手相对，



眼中之人皆白发苍颜矣。追思往时清波击水及纹枰对坐之事，恍若隔世。东坡诗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然予谓大列之人生虽遽然如梦而决非了无痕迹，何也？有其诗集存也。雪泥鸿爪，历历在目也。尚祈大列吟兴不减，诗筒常寄，以慰我相思，实我枵腹。

辛卯暑月莫砺锋序于金陵宁钝斋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

